

柳邊紀略







柳邊紀略

楊賓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略 紀 邊 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楊 賓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徐



# 柳邊紀略卷之一

清 山陰耕夫楊 賓撰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外。人呼爲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皇山止。

按明時遼鎮邊牆。西北自長城薊鎮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甯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

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

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皇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

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平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忒哈門。此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喇林山止。設邊門十四座。曰名水堂門。曰寬邦門。曰碾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曰清河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自威遠門堡起。曰

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鹹廠門、曰甕陽門、曰鳳皇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之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當以會典爲正。

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

南百八十里、通鮮者、曰連山關、甕陽城北三里、曰鎮朔關、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建州互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十里、舉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甯城東北七十里、舉人互市者、曰鎮遠關、廣甯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沿邊衙門一百有三、曰鐵場、曰永安、曰背陰障、曰三山營、曰平川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錦川營、曰黑莊寨、曰仙靈寺、曰小團山、曰興水縣、曰白塔峪、曰寨兒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椴木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甯、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武、曰西興、曰西甯、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長甯、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營、曰靜遠、曰平虜營、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會遼、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彝、曰清陽、曰永甯、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會安、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牆、曰清河、曰棘場、曰張其哈、曰雙堆兒、曰酒馬吉、曰甕陽、曰寬佃子、曰長嶺、曰散等、曰長佃子、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皇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彝、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歸服堡、曰紅嘴、曰望海高、曰鎮遠、海

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大明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爲八、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

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甯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

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通道士苗焦冥君稷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高之

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甯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即黑龍江將軍。府尹一。曰奉天府尹。盛京

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忒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

設京二。曰興京。周秦屬肅慎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初置燕州。後為渤海大彝震所據。改屬定理府。遼金屬潘州。明屬建州右衛。在邊外。名黑圖阿喇城。大清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為天眷興京。曰盛京。禹貢屬青州。虞營州地。商

屬肅慎氏。周屬朝鮮。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元菟。三郡地。明帝末。為烏桓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遼東郡地。初平末。屬曹操。晉改遼東郡為國領縣八。後魏仍為遼東郡。隋沒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策。渤海郡地。

後十二世孫彝震僭號。建定瀋二州。屬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京顯德軍。元初為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大清天聰八年。改為天眷盛京。順治元年。裁衛所。設駐防官兵。

府二。曰奉天府。即盛京。順

治十四年設。曰錦州府。禹貢屬冀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郡。幽州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樂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川臨海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甯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甯中左屯衛。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爲錦縣。康熙四年。乃置錦州府。

州三曰遼陽州。周朝鮮界。戰國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遼陽縣。屬元菟郡。魏屬遼東郡。晉屬襄平。隋屬高句麗。唐遼州。屬安東大都護。渤海改屬東平郡。遼初建東平郡。號南

京。後改爲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爲定遼後衛。陞前千戶所爲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爲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衛。十九年。建東甯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順治

元年。裁諸衛。十年。置遼陽府遼陽縣。十四年。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曰甯遠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皝置集甯縣。唐瑞州。遼屬州。平海軍。海陽縣地。屬來州。金海陽海濱。二縣地。屬瑞州。元瑞州

地。屬大甯路。明初本廣甯衛地。宣德三年。分置甯遠衛。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元菟郡。晉屬高句麗。唐初置金州。統之後。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三年。置甯遠州。屬錦州府。渤海屬杉盧郡。遼復州。化成縣。後改金州。屬蘇州。安復軍。元初屬蓋州

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而中左所則在旅順。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復爲金州。屬錦州府。縣七。曰承德、奉天府附郭。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國。漢初屬元菟

沮爲侯國。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屬高麗。爲沙卑城。唐李勣平高麗。改置蓋州。以統之。渤海大氏。以爲南京。南海府。遼海州。南海軍。隸東京。金澄州。隸東京。元屬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十年。置海城縣。屬奉天府。曰蓋平。周屬

本辰韓地。秦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蓋牟縣。唐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爲辰州。遼辰州。奉國軍。隸東京。金蓋州。奉國軍。隸東京。元初置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蓋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蓋平縣。屬奉天府。

曰開原。周秦肅慎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隆州利涉軍。隸上京會甯府。元初設開原南

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

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開原縣。屬奉天府。

曰鐵嶺。周秦肅慎氏地。漢管挹婁地。隋越喜國地。唐渤海。改爲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咸平府。元省縣。隸如故。明洪武二十一年建鐵嶺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鐵嶺縣。屬奉天府。

曰錦。錦州府附郭。

曰廣甯。

周初朝鮮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東南爲無慮。望平二縣地。屬遼東郡。西北桑縣地。屬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尉都護府。遼東南爲顯州。奉先軍。屬東京。西北爲宜州。崇義軍。屬中京。金置

廣甯府。又義州崇義軍。元置廣甯府路。義州因之。屬大甯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置廣甯護衛。二十六年改爲廣甯衛。又置廣甯前屯衛。廣甯右屯衛。二十七年又置廣甯中護衛。二十八年置廣甯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爲廣甯中衛。左護衛爲廣甯左衛。右護衛爲廣甯右衛。大清順治元年悉裁衛所。康熙三年置廣甯縣。屬錦州府。

城一曰鳳凰。

周秦朝鮮界。本濊地。漢屬元菟郡。晉隸平州。隋屬高麗慶州地。唐平高麗。屬安東都護。後渤海據爲東京龍原府。遼開州鎮國軍。屬東京。金石

城縣地。屬東京。元屬東甯路。明初爲鳳凰城。堡嘉靖三十七年。因巡按李輔條議。移置定遠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仍稱鳳凰城。康熙二十年駐滿兵一千名。屬興京。

以上皆入版圖。甯古塔將軍所屬。東

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北至發武

哈邊。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西至你不楮阿羅斯界。南至甯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無版圖羈縻

之國居多焉。

明時。遼鎮建敵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

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寬佃子等十四堡。七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十九座。鐵嶺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汛

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邊等五堡。六十一座。鎮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座。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



座廣甯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汎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鎮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當初建時量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丈體圓以大磚爲之上置舖樓堞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遇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甯遠州依然星羅棋布完好若新自甯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啓禎朝爲大清所毀自奉天至威遠

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聰開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遷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衛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山海關營屬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尖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卽屬遼鎮設二十五衛

曰定遼中衛曰定遼左衛曰定遼前衛曰定遼後衛曰東甯衛曰定遼右衛曰海州衛曰蓋州衛曰復州衛曰金州衛曰廣甯衛曰廣甯左衛

白廣甯右衛、曰廣甯中衛、曰義州衛、曰廣甯左屯衛、曰廣甯右屯衛、曰廣甯中屯衛、曰廣甯前屯衛、曰廣甯後屯衛、曰甯遠衛、曰瀋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遼海衛、

分屯重兵。

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百餘名。萬曆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亟

聚松杏間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凌河失後。尙十一萬一千一百餘名。

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和敦大一

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而已。

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禁條。

凡出

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苦獨力等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於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晝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揮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賈貂分三等。過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賣。價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

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勾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驟馬觀之，像一婦木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爲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即。

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全行老滿洲曰：此我輩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

年，即崇禎六年。錦州松杏皆被掘壕圍困。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

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凌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顯州地也。

遼史：世宗置顯州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

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州，在山東南。

山不高大，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離立如人。扈從東巡，日錄所謂若研山者也。

上有潭，下有洞，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山盡處十三山，溪曲人家畫幅間。高供奉土奇康熙壬戌四月

壬寅扈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并無人跡矣。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威遠堡之間。按松漠記聞：咸州至瀋州二百十里，今自奉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而婁室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薄屯山。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卽據有之耶。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鑲白旗擺牙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白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爲太宗臂鷹。今以罪流甯古塔。猶能言舊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卽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牆。周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圯。惟東西北三木樓在。

耳。康熙十五年春。移甯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鄞縣萬季野以爲卽明永樂。

間船廠。永樂間發匠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祖崩。仁祖即位。罷歸。宣德時。又造宣宗崩。乃終罷。余初未以為然。既而至甯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

小吳喇。尙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綉鐵釘。又井水或鐵臭。季野之言乃信。

吳喇國舊城。人號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菴

曰保甯。

長白山。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隣。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互五之。無樹木。惟生

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巔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

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四十里。吳漢棧長白山賦自註云。形如豕脰。縱餘五里。橫八里。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奉旨丈量。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

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

庫河。曰阿脊革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尙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冊為興國

靈應王。明昌四年。冊為開天弘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確勘。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為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



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待衛臣塞護札、三等待衛臣索口、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于五月初五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于將軍等。隨查兀喇、甯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裁穆布魯原係探獵之人。今已老退閒居。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顛。曾聞我父云。如往獵于長白山腳。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會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甯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預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赫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遊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初爾薩河、淳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赫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納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納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初十日至。因前至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開敷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索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

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喇喇額黑督捕珠蚌。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地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聽籟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則開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口。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遶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岸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岸陸續滾到山下。閒散章京畢揚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障。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煩到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涕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疲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甯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甯古塔。偏看會甯府等處地方。於七月十七日自甯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前封嶽皆稱帝。明太祖以己起自布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冊爲長白山之神。初於甯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恆山致祭。今改於船廠城外。

春秋仲月初旬甯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贊禮。按會典陳設帛一柱香一酒三爵牛一羊一豕一豎豆各十簋簋各二

冷山宋洪忠宣公皓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

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宋史忠宣本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

二百餘里。本傳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去甯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迭邏即俄莫賀索落站東北二百餘里爲

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爲冷山也無疑。

尙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圖阿喇獲明盜參人以其餘黨發尙陽堡後以爲例白順治末改

發甯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訥卽有仍照舊例發尙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尙

陽堡爲墟矣。

甯古塔周曰肅慎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骨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

車骨部在洎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洎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真

女真本朱里真之訛後避契丹與宗名改爲女直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屬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呼里改曰幹朵憐曰脫幹

謂曰索苦江分領  
混同江南北之民。

明屬奴兒千都司甯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甯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

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爲六祖發祥之地者非

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曰索長阿次曰覺昌安即景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

居河洛曠善景祖居黑圖阿喇即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口甯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

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諾尼江東注北

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東南者闊三十丈

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

余去時爲己

已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爲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爲庚午二月二十一日流漸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爲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平平耳何神異之有

冬雪多則春夏融流水大否則小余適當己巳冬無雪故可徑涉云

尼失哈站南

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境外嘉隆間漸爲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祖旣擒介賽一作貝勒喀爾喀舉部北徙此地遂成甌脫惜乎不置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得而考也

古甯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爲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卽在甯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甯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何水爲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礮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閒多樹木者曰窩稽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實錄作兀集秋笈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綽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銳者曰哈達達讀作平聲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

蒙古之名始於元唐書作



蒙兀部宋作冒骨子契丹事迹作滕骨國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哈爾虎墩兔同祖住牧東北邊外去建州最近明萬歷二十一年癸丑九月其長寬

貝勒以女進太宗遂爲外藩四十九旗之長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八年十一月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

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莽古思貝勒之子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爲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

行劫奪而莫能禁行旅每視爲畏途耳

黑龍江即薩哈連兀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艾虎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屬勿吉唐曰黑水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

部落都督賜姓名曰李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金曰合懶路元曰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日桃溫日胡里改日幹柔憐日脫幹憐日李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錢糧戶數共二

萬九百六十一屯寨明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順科落巴圖魯征之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漸忽合者浮梁遂濟取

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爲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船廠甯

古塔流人爲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衛索倫索倫者屬國也實按

古塔流人爲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衛索倫索倫者屬國也實按

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頭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京古齊哈拜孔恰泰吳都漢內赫微特白哈爾塔等朝貢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曹海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敖漢奈曼吳喇忒四子諸郡調度征之乃爲屬國

美貂號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爲鄰

阿羅斯一作俄羅斯邊外呼爲老翁爲人深目碧瞳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即覺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言自開關至今

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青頂縫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猩氈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朵羅尼貴者貂銀鼠襟飾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綉緞其錢銀質無肉好大若瓜子率重一分陰作交戟或人馬形陽則其國書也若梵經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脆中有暗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菜莖若萵苣而短葉若莖包者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虛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曉夜行十三閱月乃至雅克薩城而西陲今略以爲在金山西北七日出塞紀略以爲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又曰乾吃斯王秋潤玉堂嘉話則以爲古烏孫即今幹落絲余以滿音叶之此音本在烏幹孫絲之間而無適合之字譯者不得已以己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筋集作烏孫以爲非後從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潤語始恍然矣至於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

康熙四年乙巳阿

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淫其婦女臥未覺甯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襲之盡殲其軍脫者

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爲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圖額內大臣索

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楮爲界而索倫貂乃盡貢內府矣

虎兒哈河即鏡泊下流。

盛京通志甯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表七十里土人呼爲必爾滕即鏡泊也。中有三山曰俄莫賀昂阿山阿克善山牛象山阿克善牛象兩山之間有巖曰白巖湖之西南虎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

巖曰呼客兔崖湖水東注飛瀑驟空奔浪雷吼聲聞數十里土人呼爲發庫。

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甯古塔西南。東北折入混同

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參水也。故能然。

甯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

天東小記作烏黑法喇。

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

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蹄瑟瑟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盆孟者。

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孟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

莫不凍魚鼈焉。

甯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

去覺羅城八里。

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

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上。

甯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本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圯。惟臨河西南面壁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

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爲牆。

金志以木爲牆壁。

覆以莎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若斬。綯大索牽其

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開戶多東南。

金志獨開東南一扉。

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炕頭作

竈。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

金志。穿土為床。爐火其上。下而寢食起居其上。

夜臥南為尊。西次之。北為卑。曉起則疊被褥。置一隅。覆以氈。

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開。兩廂為碾房。為倉房。

滿語曰。哈勢。

為樓

房。用貯食物。

四面立木若城。

名曰障子。

而以棚為門。

金志。聯木為棚。

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廬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

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

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本阿機。明初置納木河衛。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

曰色出窩稽。

一作色赤。阿機盛京

志作色齊高集。

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閒不容尺。近有好事者。

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為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蝻白戟之類。攢噬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魃野鬼。嘯呼墮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踰躓。或曰山神為祟云。

鳳從東巡日錄云。烏稽中

皆喬松及樟柞樹間有檉根鱗接虬蟠縷山帶澗蒙密紛斜白晝晦暝霜且葉彫略見曠月樹根亂石礫確錯落疑無道路供奉得之傳聞記載雖不甚詳然其大概略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連岡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爲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似十三站西而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屬窩稽崎嶇陰慘不類人間至沙闌則又別有天地而甯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爲居人所伐鬱葱佳氣不似昔年耳

甯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闌南有舊城址天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

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爲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爲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

甯府接金史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甯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接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乾元殿慶元宮宸居殿

景暉門敷德殿延光門宵衣殿稽古殿明德宮涼殿延福門五雲樓重明殿華殿天門殿混同江行宮春亭天元殿世德殿永祚宮光興宮雲錦亭臨漪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土人之言

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甯頭舖四十五里至第二舖三十五里至阿薩舖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履舖七十里至賓

州。按金史賓州本渤海城。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間。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甯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

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址尙在。今人指爲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鑿薩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灣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尙凍。

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闌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端微損。新鄉張司空坦公。名縉琢而小之。今高九尺。

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甯古塔藍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遺命長子吳達哈爲屋以蓋之。吳達哈出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

石雖圯柱尙在。又將軍安珠瑚使人浚井得硃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五國城就徽欽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益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爲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載大明一統志或以爲在羌突里嚙尙。吳漢槎曰自甯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羌突里嚙尙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卽是或以爲在朝鮮北

境。扈從東巡日錄朝鮮北境近甯古塔者有安置徽欽故城在山頂之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嶺紀聞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

又遷西沔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以爲甯古塔相近搶

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卽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爲徽欽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內而鶻里改者卽虎兒哈胡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爲一而其源則相去

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不可信。



# 柳邊紀略卷之二

自京師至甯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

三河縣。縣近七渡、鮑邱、臨洵三水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

古無終國。水中白沙可治玉。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松漠紀聞作榛子店。三十里至新

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雞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廟有清風樓。土人呼爲洞山。二十五里至

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爲右北平。松漠紀聞作平州。三十五里。松漠紀聞作四十里。至雙望。二十里至蘆峯口。十五里至撫甯縣。二十里至榆關。

或作淪關。又曰臨淪。以淪水名。松漠紀聞。舊榆關至雙望店七十里。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

里舖。明崇禎初。經略王在晉請城八里舖以衛山海關。旋罷。五年又以山永巡撫楊嗣昌言。設兵五十名。十二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梁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

至涼水河。十里至葉家坟。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五年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

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甯遠州。

明初置甯遠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七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

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十八名。客兵家丁二十三名。獨輪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驢五十頭。四十二年設甯前兵備道一員。今悉裁去。惟設知州吏目學正訓導各一員。

十八里至雙樹舖。

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攻甯遠不克。回兵駐

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

明時甯遠衛中左所千戶駐此。

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

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

十八里至松

山。明初廣甯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崇禎間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

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

明初廣甯左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自遼陽失

後。遂為要地。總兵祖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

三十里至十三站。

即十三山。胡燦陷虜記云。西南去幽州二千里。

四十里至閭陽驛。

遼乾州廣德軍奉陵縣。金閭陽縣。

二十里至壯振

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腸河。

按三鎮邊務務要。羊腸河在鎮遠等堡邊

外。保朵顏衛任牧之所。今為內地。

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

旗堡。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酉。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供行營。

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河。

即遼河。一名柳柳河。又作句驢河。源出鉢鞞北諸山。清初築小城於河上。名曰開城。

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

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

奉天府。松漢和開作瀋州。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經歷各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

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騾五十頭。今改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二員。固山大八員。噶喇章京八員。牛兼章京口員。代子口員。筆帖式口員。披甲三十名。馬四。又設府尹一員。府丞治中各一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侍

郎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二十里至大窪。二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千戶所。十里至汛溝舖。二十里至懿路站。

即金挹婁縣。明時鐵嶺。二十里至范家屯。十里至新舖。三十里至鐵嶺縣。明初建鐵嶺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訓導各一員。鎮撫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

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百五十八匹。獨輪戰車一百輛。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

頭舖。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萬五百二十名。

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

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也合站。盛京志及太祖實錄皆作葉赫。明時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而蘇站。三十里

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扈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一年。天子去時路程。奉天東北八十里爲撫順舊堡。爲琉璃河。爲札凱。爲嘉祜碑。爲會家寨。爲哈達河。爲耿家莊。柳條邊。爲鷓鴣坡。爲鹿格。爲庫魯。爲三丸山。爲夸蘭山河。

為阿爾灘訥門、阿爾灘訥門者蒙  
古語、漢言大孤山也、乃與驛路合。

三十五里至易屯河。

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間置衛。

二十五里至一把旦、二十五里至石頭

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

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置衛。

二十里至沙犛。

一作薩龍河。

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

至搜登。

一作蘇敦。

二十里至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尼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

峯、四十里至厄黑木站、十里至那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站、七十里至退屯站。

一名昂邦多紅昂邦

者大、多紅者渡口也。

三里至色出窩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

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至沙蘭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甯古塔。

元史地理志、胡理改距上都開平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大都者燕京也、又明太

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鯨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荅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早花、自女直來歸、首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訖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訖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

山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站、甯遠州、高橋站、小凌河站、十三站、廣甯驛、舊肅河

站、二道井站、白齊舖、巨流河、舊邊站、盛京驛、石榴河、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堡、雪裏站、鳳凰城、高麗堡、威遠堡、伊魯站。

甯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黑爾蘇阿爾灘、額木爾站、一把淡站、蘇瓦鹽站、伊爾門站、叟登站、尼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挖伊屯站、鄂木合棧羅站、畢爾漢畢喇站、沙鹽站、甯古塔驛、吉林城、錦州、俄佛羅站、發忒哈邊界、蒙滾河、孫查包速素舍里村、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曰茂欣速素站、古魯村站、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溫托渾池站、忒墨得黑村、布克村、塔哈兒村、甯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母尼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落爾河站、喀爾喀爾幾河站、庫木爾山站、額爾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梅勒章京薩不蘇。不蘇後爲黑龍江將軍。以繩量道里。兩度爲丈。百八十丈爲里。自甯古塔

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凡九萬八千丈。爲五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千里之外矣。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四員、員外郎七員、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

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烏林人七員、管匠役官一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看守篤恭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等事。

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啓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官。

三陵

按實錄永陵在興京啓運山、葬肇祖、興祖、景祖、福陵在奉天府承德縣天柱山、葬太祖、壽康太妃在其右、昭陵在奉天府承德縣隆業山、葬太宗、懿靖大貴妃墳、淑妃墳、皆在其右。

各設總管一員、掌關防官一

員、副理關防官一員、包衣大一員、布打衣大一員、茶衣大一員、筆帖式二員、妃墳各設看守首領一員、

又設噶喇大二員、管壯丁六品官一員、專司陽石木地方供祭牛羊。

奉天府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六十三員、半個佐領四員、防禦三十二員、驍騎校六十三員、筆帖式十一員、放荒正尉一員、副尉二員、馬兵二千六百四十名、步兵四百名、看守實勝佛兵八名。

按會

典載每年實勝寺香燭

銀八十兩、茶葉二百斤。

牛莊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蓋平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

名、鳳凰城設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廣甯設協領一員、佐領三員、防禦

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興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開原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一百七十二名、錦州府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式二員、兵五百三十名、前錦州設防守尉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後所、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爾希大二員、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員、拖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山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甯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按實錄及會典、甯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備禦吳巴海始、後擊遼、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以饒藍旗薩兒吳代爲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留一副都統、駐甯古塔、副都統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改今名、協領八員、烏喇六員、甯古塔二員、佐領五十八員、烏喇四十六員、甯古塔十二員、防禦二十四員、烏喇二十員、甯古塔四員、驍騎校五十八員、烏喇四十九員、甯古塔九員、管船礮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員、在烏喇、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甯古塔兵三百五十名、畢勒享邊門設防禦四員、兵八十名、愛渾即黑龍江、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一員、兵二千名、游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員、

關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遼河運糧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水手六名。奉天府州縣月給工食。每名銀一兩。免其差徭。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混同江大糧船八十隻。每船載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四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甯古塔將軍分派。

甯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盛京、甯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陞官內。揀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又將在京應陞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恆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甯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甯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兵部發往空馬。冬月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明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爲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

按三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薊遼。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驅其酋走松漠。開後魏之先。復居



故地號車莫奚。唐述谷渾，宋屬契丹，名兀哈良元，卽奚都。置大甯千戶所。明初故元遺王惠甯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地置大甯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爲甯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患甯王躡其後，乃陰說三衛兵於甯王郊餞時，一呼皆戰。遂擁甯王入松亭關，事平徙甯王於南昌，盡剽大甯以與三衛。

三衛者泰甯

其地西自廣甯前屯衛邊，東至廣甯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遺王阿禮失里爲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卽糾他部犯邊。

陽順陰逆，迄無甯時。明末喀福餘，其地西自廣甯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惠甯王海撒爾略速把亥等卽其後也。福餘男若奚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寇，不得利，反爲也。先所掠後遂衰。朱顏其地自開平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衛，以朵顏元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導韃靼入犯。至啓禎間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爲大清外藩。

也。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

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爲野人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千都司。

按實錄永

樂二年二月，忽刺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刺荅塔來朝。置奴兒千衛，以把刺荅塔、阿刺孫等四人爲指揮同知。古驢等爲千戶所鎮撫。賜詣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千都司，以東甯衛指揮康旺爲都指揮同知，與兵二百護印。千戶王肇舟等爲都指揮僉事。統其衆。歲貢海青貂皮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兵三百，往護其印。除二年遣還。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肇舟、佟荅刺哈，往奴兒千之地，建立奴兒千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六年五月，命都指揮同知佟荅刺哈之姪勝襲爲都指揮僉事。八年七月，佟荅刺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爲都指揮同知。閏八月，以都指揮同知王肇舟老疾，命其子貴襲爲都指揮僉事，食副千戶祿。置衛三百八

十一。合三衛卽三百八十四矣。曰建州衛。按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以阿哈出爲指揮使。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詣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四年十一月，木楞古野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爲建

州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爾河、海刺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刺等來朝，遂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刺等爲指揮千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哈出姓名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百戶阿刺失曰李從善。可。曰郭以誠。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爲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速趙歹，都劉不顏等，悉挈家就建州居住，歲祿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顏春地面月兒速哥順率家屬歸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賽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忠奏，陞指揮僉事哈麻忽等爲指揮同知，副千戶失刺等八人爲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并所領撫哈替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敕襲諭，賞賽有差。十七年三月，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住等二十七人爲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十八年正月，欽真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宣德元年三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住請入朝充侍衛，賜敕諭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廉氏及指揮僉事金家奴來朝，買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禿爲指揮同知，正千戶迭卜爲指揮僉事。十一年三月，陞指揮使歡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木蒼兀爲指揮同知。正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住遣男古納哈等來朝，買馬，并送還東甯衛逃移人四十八名。上嘉之，賜綵幣靴帽有差。二年五月，陞指揮僉事金家奴爲指揮同知，副千戶牙失爲指揮僉事。所領撫阿不驥爲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住率衆至朝鮮，必屯城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帶諸江，屢被朝鮮擒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上從之。後滿住同董山糾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謝，時諸部以也先之難，多失勒印，無職銜，減宴賞，怨忿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帶諸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搗巢，獲指揮若女等千人，併誅滿住。建州左衛，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奏，舉以頭目卜顏帖木兒速哥等爲指揮千百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都督僉事，賜冠帶。戊午命指揮僉事木蒼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牢若禿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

遼江等衛。弗答哈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潛往朝鮮鏡池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童倉奏請救諭。上敕朝鮮國王李禔送童倉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童山變爲本衛指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慮其與建州都指揮李滿住同謀。生靈奏請救諭。九月上降救諭之。童倉等又奏開原女直馬哈刺等從朝鮮國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留。土人百戶高早花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衛所留。請上救諭。六年正月。陞指揮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與凡察不和。六月救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董山入衛。以旻賞薄。怨叛。潛結朝鮮。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廉得其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諭山亦悔。走闕下。以語言不遜。羈廣甯。尋釋還。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廣甯。誅之。六年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使。建州右衛。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其弟指揮僉事凡察等貢馬。斡木河殺賊有功。陞爲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江等衛。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帖木兒。姪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僉事施者顏帖木兒等。賚敕令建州左衛指揮同知扎刺兒往諭木答忽等。十月復諭。凡察與猛哥帖木兒之子童倉等。潛往朝鮮鏡池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童倉奏。上敕諭朝鮮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貢馬。五年九月。凡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土軍馬哈刺等四十家至蘇子河。救諭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曙諸江。迤西古河兩界間。令凡察同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禔奏本國逃民童者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搶劫朝鮮回國使臣。上敕禁之。且令與董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兀者衛都指揮使刺嚕。嘔罕衛都督僉事乃略。勸諭凡察。勿復爲惡。三月。凡察奏辨。上復救諭之。察與董山不和。先是七姓野人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德閒又頒新印。令凡察掌之。既而董山復得舊印。敕命山與凡察協同署事。繳還舊印。董山不聽。復命繳還新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凡察獨掌衛事。

上令仍繳新印。凡察匿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舊印領左，凡察以新印領右。傳至本朝，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至俄朵里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濟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阿喇居焉。黑圖阿喇者，即今之興京也。

兀者衛、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忽刺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買馬百三十四，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為指揮使，鎖失哈為指揮同知，吉里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為衛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

有差。永樂九年十月，命能哥等為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為指揮僉事。兀者左衛。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衛頭目脫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脫哈為指揮同知，末合赤

吉等為指揮僉事，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兀者右衛、兀者後衛。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又不扎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為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又不扎尼為指揮同知，羅卜灘咩哥毡

為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童為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為指揮僉事，兀刺納等十四人為副千戶，忽失塔等二人為衛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為百戶，兀桑哈為所鎮撫，俱賜誥敕。失

里錦衛、虎兒文衛。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虎兒文等處女直野人韃靼頭目綽魯不乃也兒古尼、尼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衛、虎兒文二衛，以綽魯不乃也兒古尼等六十四人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撒力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二月，把爾遜等處女直野人卯又等來朝，設撒力衛，以卯又為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及襲衣鈔幣有差。赤不罕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韃靼失兒哈達兒等來朝，設赤不罕衛，以失兒哈達兒等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屯河衛、安河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衛，以可憐哥等為千百戶，衛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

把爾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衛，以把爾遜等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舉其弟建州衛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為毛憐等衛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同建州衛都指揮僉事

李顯忠來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蒼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其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蒼失里住建州衛。

堅河衛、永樂三年置。右城衛、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以哈成哈爲指揮使。餘爲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賜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搭刺赤里伴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衛。以搭刺赤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鎮撫。賜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衛。命倒羅羅爲指揮同知。餘爲千百戶鎮撫。賜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嘉河衛、哈密衛、幹難河、四鎮三關志作幹灘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嘉河等處來朝。賈馬。設嘉河、哈密、幹難河三衛。以阿必察等爲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魯木衛、地緯云。北關住野黑寨。而故會祝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蘇溫河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蘇溫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打葉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衛頭目弗芥哈等。殺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十月。因凡察奏。救弗芥哈等。還其所掠人馬。

吉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速魯董哈等來朝。置吉河財物。衛命速魯董哈爲指揮同知。餘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雙城衛、撒刺兒衛、亦馬刺衛、脫倫衛、卜顏衛、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刺溫三角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者哥難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衛。以吉里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兀蘭衛、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福山衛、大明會典、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臘哈赤等處野人兀蘭等處女直野人乞刺尼紐憐等來朝。置兀蘭等四衛。以乞刺尼紐憐等爲指揮。餘爲千百戶。賜予如例。

花爲指揮同知賜予如例。肥河衛、實錄永樂四年九月禿何石魯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察等六十三人來朝置肥河衛命哈合察等爲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密陳衛、卜刺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蒼魯能木里女直

野人趙州不花、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買馬置密陳卜刺罕二衛命趙州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扎童衛、四鎮三關志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

人顏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買馬置扎童等衛命顏赤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吾藍兒等處女直野人火失刺程哥納乞等來朝置木魯罕山衛于掃隣狗站之地命失刺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兀

者前衛、永樂四年置國朝典覺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買勒受珍珠豹皮兵部吞撫臣陳鉞赴廣甯勘狀散赤哈率所部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貢道不納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乘虛掠奉集諸堡陳鉞掩屠近塞僧格

十八族殆盡更以捷聞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幹蘭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朵林山衛、哈溫河

大明會典作哈里河、俱永樂四年置喜樂溫河衛、木陽河衛、哈蘭城衛、可令河衛、兀的河衛、阿古河衛、撒只刺河衛、依木河

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河衛、甫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溫河等十二衛命土成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

人來朝命咬納等爲木蘭河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朵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朵兒必河、恨骨河等處女直野人官夫蒼蘭、張禿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朵兒必河衛命官夫蒼蘭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哥吉河衛、野

木河衛、納刺吉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刺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納木河衛、甫門

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合等來朝置納木河等衛命白百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刺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

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巴思蒼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刺山等五衛命巴思蒼木咬納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考郎兀衛、亦速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早哈虎失忽等百七十人來朝買馬置

考郎兀、亦速里河、二衛命早哈爲指揮使虎失忽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野定兒河衛、卜魯丹河衛、實錄

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買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買虎失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喜刺烏、大明會典作喜速烏河。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刺烏之地野人

賜予悉如例。阿里河、大明會典、永樂五年置。秃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莫溫河衛、阮里河衛、察刺禿山

衛、嘔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羅等百六十人來朝置秃都河等八衛命必羅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月命平住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弗宋禿河衛、幹蘭河衛、薛列河

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衛、阿真河衛、兀里溪山衛、撒叉河、四鎮三關志作撒察河。衛、阿者迷河衛、木忽刺河衛、欽真河

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買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朵禿河等十一衛賜予如例。八年十月撒因加等來朝。兀魯

命爲兀里溪山衛指揮等官撒因加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鎮令哈爲薛列河衛指揮同知撒因哈等爲指揮僉事。罕河衛、塔罕山衛、木興河、四鎮三關志作木興。衛、益實衛、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衛、乞忽衛、刺魯衛、牙魯衛、友帖衛、實錄永樂六年三月暖暖

河等處女直野人普速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元魯罕河等九衛。命普速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置乞塔河衛。命乍里等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童寬山衛。永

六年。葛林衛、把城衛、札肥河衛、忽石門衛、札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木束河衛、好屯河衛。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

河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可你等來朝。命為忽石門衛指揮等官。賜予有差。  
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千隴

置伏里其衛。命忽刺冬奴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瓦刺金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衛為弗提衛。以塔失等為指揮等官。  
乞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

為乞勒尼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愛和。四鎮三關。志作愛河。衛、把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阿倫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

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為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為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塔麻速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音扒等二十一人來朝。失里木衛。實錄。永

本衛女直野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置。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河衛、亦麻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

甫兒河等衛。命那溪等十九人為指揮等官。賜予如舊例。  
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木山。衛、兀應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刺等來朝。設法

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命為法因河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葛稱哥衛。命斜稱哥為指揮等官。賜予悉如舊例。  
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



頭目干塔奴等來朝。設喜申衛。以干塔奴爲指揮。食事賜予如例。  
兀列河衛、卜魯兀河一作卜魯兀、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刺河

大明會典。衛阿荅力河一作阿荅力河、實錄。永樂八年置。督罕河衛一作督罕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你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

刺衛、即今大兀刺。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可木、衛、弗思木衛、明太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刺囊加

錄。遼陽至佛出渾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弗思木隘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刺囊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直野人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買方物。置只兒蠻等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

例。幹朵倫衛、明太祖實錄。佛出渾至幹朵倫一千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女直野人脫亦脫等來朝。置幹朵倫衛。命脫亦脫爲指揮同知。猛哥弗兒哥爲指揮。食事。兀的哥等爲副千戶等官。賜予如例。卜忽禿河衛、阿

兒溫河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亦能哥幹羅失等來朝。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廣右設卜忽禿河等三衛。命亦能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等來朝。設葛可河衛。命廣右等爲指揮

等官。賜予如故。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一作和卜羅、衛、老哈河衛、兀列衛、兀刺忽衛、哈爾分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

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塔速兒河等八衛。命阿魯禿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兒兀赤衛、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蒼只魯兀等四十三人來朝。設失兒兀赤衛。命完蒼等爲指揮。食事等官。賜予如例。卜魯兀

河衛、永樂十二年置。忽魯愛衛、渚冬河衛、扎真衛、兀思哈里衛、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郎兀衛指揮同知惱納等來朝。置忽魯愛等四衛。陞惱納爲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爲指揮同知。苦出脫

幹等四十人爲指揮僉事。長家爲渚冬河衛指揮同知。吉當哈爲扎真衛指揮同知。吉灘一作吉灘河衛。舉女直野人牙速等堪任以職。設

忽喀思爲兀思哈里衛指揮同知。忽秀等七十一人爲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亦東河衛、亦速  
吉灘衛、以牙速爲指揮同知。亦里  
當哈等爲千百戶。賜予悉如例。

一作  
迷。河衛、實錄。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喀刺苦出等來朝。置亦東河、亦速河、二衛。命塔刺  
阿真同真衛。實錄。永  
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荅等來朝。置阿真同真  
衛。授撒里亦荅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悉如例。

益實左衛、阿荅赤衛、塔山左衛、  
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緯云。南關  
故曾速里忒。授塔山前衛左都督。城

討溫衛、以上俱正統閒置。寄住毛憐衛內。可木衛、失里衛、失木魯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吉灘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

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納河衛、忽失木衛、兀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罕

麻衛、木里吉河衛、引門河衛、即依兒門地面。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木荅山衛、立山衛、可吉河

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溫河衛、結刺吉衛、撒刺衛、亦實衛、弗朵脫河衛、亦

屯河衛、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在也合站東北百八十里。兀討溫河衛、甫河衛、刺山衛、阿者衛、童山寬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  
衛、秃河衛、好屯衛、乞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兒秀河衛、沒脫倫衛、阿魯必河

衛、咬里山衛、亦文衛、寫豬洛衛、蒼里山衛、古木河衛、刺兒衛、兀同河衛、出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海河衛、  
 蘭河衛、宋州山衛、者亦河衛、納速吉河衛、把忽兒衛、鎮真河衛、也速河衛、者刺禿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  
 失里兀衛、斡朵里衛、禿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朵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刺禿山衛、甫門衛、細木河衛、  
 沒倫河衛、弗禿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禿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刺  
 河衛、愛河衛、哈刺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哈阿哈衛、速江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即山衛、亦屯衛、木河衛、  
 竹墩衛、河木衛、哈郎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築屯衛、黑黑河衛、古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古衛、弗山  
 衛、兀蒼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朵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罕河衛、赤卜罕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蒼  
 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亦衛、以上正統後置 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  
 阿失衛、吉真納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刺衛、卜忽禿衛、撒里衛、你實衛、平  
 河衛、忽里吉山衛、阿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納衛、木郎衛、額克衛、勒伏衛、式木衛、  
 樹哈衛、肥哈蒼衛、蓋干衛、英禿衛、乞忽衛、阿林衛、哈兒速衛、巴蒼衛、脫木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  
 賽衛、劄里衛、者哈衛、恨克衛、哈失衛、交校衛、葛衛、艾蒼衛、亦蠻衛、哈察衛、革出衛、卜蒼衛、蜀河衛、禿里赤  
 山衛、賽因衛、忙哈衛、以上嘉萬開設 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溫設軍民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距上都  
 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

出渾至幹朵憐一千餘里。幹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溫女直野人頭目喚弟等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喚弟等為千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可里錫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禿

卜花等來朝。設可里錫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為千戶等官。賜予如例。兀的罕。一作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與嘉河等衛同設。得的河所。與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溫河等二十二衛同設。會典無與

石河。哈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敷蒼衛所。永樂七年四月。與兀者揆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納木河等衛同設。伏里其等衛同設。

兀者已河所。真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真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真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朵河站。

亦罕河衛。忽把希站。弗蒼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埔坎

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渾。

# 柳邊紀略卷之三

明末東北邊部落爲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

一作烏臘。又作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昔扈倫國姓納喇。有納齊布祿者。

生子曰商堅及爾和齊。商堅采爾和齊子曰加麻喀碩朱古。加麻喀碩朱古子曰綏屯子曰都爾機。都爾機生二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額。古對朱額子曰太爾。太爾子曰布額。始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洪尼地。自稱其勒。傳至其孫布占泰。與大清構兵。萬歷四十一年爲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卽所謂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機長子曰克習納。爲旅人巴代太祖所滅。

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爲部主。萬子是稱汗。國號哈達。最忠于明。授塔山前衛左都督。傳至其子孟格布祿等。於萬歷二十七年爲大清所滅。

**輝發**

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江載木主遷居

渣魯。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黑上。姓納喇氏。居于張。因改姓納喇。星古力二子。長曰留臣。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噶耐寬。納領噶耐寬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噶哈禪。都督噶哈禪子曰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署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哈爾圖查薩克圖土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益強盛。王機薨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盡殺之而自立。萬歷三十五年爲大清所滅。居易錄曰。陳君說輝發部落未滅之前。一載每至日晡。輒有小兒子百爲羣。連臂入城。騷人或入會長之居。或散在人家。捉而擲之。散若輕塵。旋復聚爲小兒。驅逐祈禱。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出始倦而就寢。如是者年餘。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

**也赫**

一作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威遠堡邊門東北九十里。卽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

擇等職。始祖本蒙人。姓土默特。名星根達爾達。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遷野赫河岸。故以野赫為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褚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孔革子曰太杵。太杵二子。長曰達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為邊患。而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于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達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歷十二年。甯遠伯李成梁以賜數賞資為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達家奴子曰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布爾抗古。仰家奴三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石。俱忠順。為明衛邊。萬歷四十七年。為大清所滅。

建州毛憐則有滿州

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雍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亂。娶其女百里。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之蘇

克蘇濟河

其地在清河邊外。屬城寨之著者。七曰圖倫城。曰撒爾湖城。曰嘉木湖城。曰沾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渾河。屬城寨。七曰杭

甲城。曰扎庫木城。曰東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萬歷間。部主戴度墨爾根。其叔曰孫扎。乘光滾。與董鄂部。覺哥落。為仇。十二年。城曰界凡城。曰播一。混寨。萬歷間。俱為大清所併。王甲。九月。本朝太祖攻董鄂。齊吉答城。還孫扎。乘光滾。乞師。攻覺哥落。戴度遣人告

之。得為備。十六年。在寬奠堡外。萬歷十六年。部主克徹巴額之子額爾機瓦爾喀。為托哲陳。一作只陳。萬歷十五年。為大清所併。蘇完。部主索爾果

年。太祖滅之。董鄂。漢河部。額吐阿。驟下所殺。其子何和理。遂率眾歸本朝。尚太祖長女。五年。為大清所併。長白山之訥殷。一作

年四月。率眾歸大清。太祖以其子蜚英。東為一等。鴨喇古。一作押兒孤。寨主。扈喇虎。明。萬歷十六年四月。大臣。後以功。陞固山額真。卒。諡直毅公。配享太廟。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為

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歷。鴨綠江。即益州江。或呼巖江。唐書作馬營水源。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為

十二年。併于大清。出長白山。明萬歷十九年。為大清所併。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為

所滅。兀爾格陳。一作吳綏分。一作遂分。雅蘭。戶野。一作諒野。兀爾機尼黑庫倫。諾落河灣。以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烏爾古辰。

明萬歷三十九年爲大清阿 虎爾哈 卽元呼里 改路地 之兀扎喇 明崇禎六年兀扎喇地方頭目韓奇以貂狐皮朝貢大清八年五月大清命吳巴海等征之十月兀扎喇部主之弟塞痕卜克沙等歸大清令住甯

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大清遣甯古塔 章京鍾果兌等征其未附屯塞遂平之 綽庫禪能吉爾 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 庫爾克 一作庫爾喀 之喇里陶鐸陳阿撒

津多金兀庫爾城掛喇爾額蘇里額爾兔 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爲大清薩木什等所滅 黑龍江之噶爾達蘇 噶爾達蘇有二處以大

五月爲大清阿 薩哈連 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達爾漢順科落等取其屯寨三十六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悠 明萬歷三十五年正月吳喇侵蜚悠其城長策穆特黑請移家歸大清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遷 虎

爾哈則有格先里 明崇禎元年正月格先里四頭目朝于大清 石拉忻 明萬歷四十四年本朝使順科落等招之四十六年其部長率所部歸之 那堪泰 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長虎爾噶率妻子至甯古塔命屬

爾拖朝大清 託科落羅 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大清貂求駐牧地 狐皮十二月又貢十五年十二月又貢 努牙喇 一作努野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歸大清 默爾車勒黑葉 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歸

大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薩喀里 以上三略里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歸大清 松阿里則有擺牙喇 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伊爾彪圖納哈布額伊圖喀歸大清貢貂狐皮

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塞布奇 長巴爾齊等 何黑岱克殷吳魯蘇榆爾根海輪固濃昆都輪吳藍 以上十屯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大清

精格里河渾泰

明崇禎元年十月其長履青布祿歸大清貢貂皮

使犬部則有蓋青

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僧格歸大清貢貂皮

窩稽

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凡林木叢茂處皆是

則有那

木、明崇禎間其長康果里喀克都里昂古明噶龜

烏路噶倫格尼喀里湯松噶集克舒等歸大清都魯十一月歸大清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甯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

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挈耶勒

一作開雷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薩達蘭宜寇扎濟喇瓦爾禪厄克星格等始貢本朝貂狐猞猁獾水獺皮

曰革依克勒

一作克益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

一年四月始貢大濟貂狐皮

曰祜什喀里

一作虎習哈禮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類達庫等四人始貢大清元狐皮

此三喀喇

喀喇漢言姓也

役屬久其頭目皆尙少

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為侍衛者初服魚皮今則服大清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

又名異齊滿洲

一作伊車滿洲

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

窩稽疑即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傳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

南北室韋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皮鉢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

自甯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

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開置木

倫河城萬歷三十九年七月大清命阿巴泰等取之

崇禎元年七月大清又命喀凱塔克等率兵征之

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臚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

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為衣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



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行冰上。駕以狗。御者持木

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

後漢書有狗兒國。以狗耕地。價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以狗攔站。遼天慶三年六月。幹朗改國會以良犬進貢。

其語與窩稽異。無

文字筆墨。以皮條記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髻無袴。以皮蔽其前。自甯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甯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按會典。黑金。飛牙喀。虎爾哈。等部落。進貢貂皮。照甯古塔將軍收送驗數。送戶部。其應賞之物。據將軍文書。行文戶工二部支給。又進貢人。每日給穀米。饒酒。鹽。粘米。豆。馬料等項。不限日期。如格格額爾來。支給粳米。賞給衣服。緞。紬。布。纓。帶。帽。棉花。綠斜皮。線。梳篦。扇等物。率以爲常。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甯古塔五百里。歲一貢。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驗數。交送戶部。筵宴禮部。備辦賞賜。行文戶工二部支給。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

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

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薊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

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廣甯馬市。在團山堡通朵顏。秦

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朝廷乃有馬

羣。按會典盛京驛馬羣三處。遊牧地方驃馬羣二處。驃馬羣十五處。驃駱駝二處。驃駱駝羣十處。上都地方驃馬羣二處。驃馬羣十五處。大凌河驃馬羣二處。驃馬羣十處。三年驃馬三四。學生一匹。驃駱駝六年內四隻。生二隻。多者賞。少者責罰。十月初一日起。進莊牧

養。至三月三十止。四月初一日放青。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驢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

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蹠躩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窩稽人。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庫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

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往高麗地方互市。始於崇德間。

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甯府互市。亦以八月。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禦郎格吳



四號折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每兩折貂皮一張。薄毛貂皮每二張折一張。

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採捕。

按會典國初王以下公以上許遣壯丁于烏喇地方採捕東珠貂鼠人參

等物。效力勤勞大臣許遣壯丁採取人參。順治五年停止大臣採參。七年停止宗室採捕東珠貂鼠等物。八年停烏喇採參人數。親王一百四十丁。世子一百二十丁。郡王一百丁。長子九十丁。貝勒八十丁。貝子六十丁。鎮國公四十五丁。輔國公三十五丁。鎮國將軍二十五丁。輔國將軍二十丁。奉國將軍十八丁。奉恩將軍十五丁。鑲黃旗人參山曰黑扯木曰馬家曰肥牛村曰牛哈兒哈曰色欽曰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渣河採捕山曰波那活河曰一而門曰呼藍曰馬哈拉。正黃旗人參山曰木起曰呼潭谷背山傍曰幽呼羅東界曰克檢木曰肥牛村曰土克善梅佛黑齊曰五林峯曰厄爾民河曰哈爾民河夾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渾濟山曰見得黑山採捕山曰一而門曰牙瀨港曰厄黑五陵河。正白旗人參山曰呼雷曰剛山嶺曰東勝阿谷曰濟而歇把羅曰打八扯岡曰濟兒歇河曰瓦而喀什把羅曰覺羅衛濟嶺曰昂把釋楞曰阿沙哈河曰綿灘厄母皮里曰阿什汗河曰湖南谷曰湖南嶺曰布魯張市曰又欣谷曰梭布納曰鈕王潤谷曰布勒亨採捕山曰希兒哈河曰阿克敦曰上潤峯曰木書河。正紅旗人參山曰朱哈兒哈曰撒娜湯阿曰劉姑山嶺曰倭兒烘噶哈曰阿巴噶哈曰木敦曰古黑嶺背山傍曰汗處哈谷曰西伯谷曰倭兒烘谷曰阿米大谷曰阿米大牙兒過採捕山曰撒侖一而門曰五藍得弗曰哈占你白葉。鑲白旗人參山曰劉姑山嶺曰撒姆湯阿曰張而都科八羅曰歇他曰呼勒英尼曰剛山嶺曰色真打把庫曰扎而打庫河曰烏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庫羅門曰渾濟木敦採捕山曰阿呼峯曰撒侖。鑲紅旗人參山曰加海曰撒姆占河曰沂澈東倭曰扎姆必汗曰扎姆他額曰紐木舜曰五什欣阿普大力曰倭兒烘阿普大力曰白母白力曰撒哈連曰昂八烏而呼曰納孟厄曰阿沙哈圍黑曰厄黑港曰古黑嶺南山傍曰瓦黑呼曰汗處歇谷曰昂把烏黑曰昂把釋楞採捕山曰勒夫渡口曰一八單曰依蘭峯曰朱綠峯曰呼朱白葉。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阿曰加哈嶺曰瓦爾喀什曰扎兒呼河曰吉姆申曰書谷曰倭兒烘噶哈曰昂巴噶哈曰木敦家姆占曰灣他哈曰紐王潤谷曰非牙那阿曰阿什哈溫扯黑採捕山曰阿濟革牙哈曰木克峯曰阿姆灘納麥爾齊曰昂巴牙哈。鑲藍旗人參山曰扎姆必汗曰扎東阿曰色欽曰扎庫木曰厄一

夫峯曰都稜曰溫泉曰扎兒呼何曰圍黑法山探捕山曰牙瀨港曰一吞木克曰波吞波吞曰酸馬岡

遼東人蓀

本草云人蓀與甘艸同功而易蛀惟納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紫桃軒雜綴云人參一名人蓀蓀者漸漬之義又名人微微亦漸之意一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腹之名異苑云人參名土精海錄云

天狗人參也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慶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說文云蓀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住邯鄲西溪叢語曰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參蓀傳鍾山所生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

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

色如韭花叢大者若椀小者若鍾六月結子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

扁鵲云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

生一極四五年兩極十年後三極年久者四極每極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日錄所謂百尺杵也高者數尺低者尺餘陶隱居曰上黨參形長而黃多潤實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紫桃軒雜綴云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曰上黨者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西溪叢語曰扁鵲云有頭足手面目如人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夷堅丙志曰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間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鳴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盂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劈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今上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所

產多黃潤甘實。不盡如前所云。而人形略具者。聞亦有之。但不能作兒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甯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假樹相尋。居易錄曰。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有鍾太常家法。其贊參云。上黨天下脊。

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纒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乾醫盡根柢。開生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副吾生。既食首重稽。楊升菴藥市賦曰。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于嵩昆明之障。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例云。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

半。輔國公十七斤半。護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將軍七斤半。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准免關稅。餘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買參者。准予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

偷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閒。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閒。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餘人。凡走山創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閒。乃入山相土。山頭坐而指搗。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

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鑊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藥。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田藥草。光與曉日相映。得則跪而創之。山頭者時時立嶺。

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

按實錄云。先以水漬參。明人伴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

多不得價。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參始此。近又以煮則味薄。改而爲蒸矣。

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

平聲。

視泡之多寡。定貨之

成色。扈從東巡日錄有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蘭。諸名。

己巳庚午閒。足色者斤

甯古塔參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九兩爲斤。京師以南以二十兩爲斤。

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

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沖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窩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掛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新耳。今甯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猗猗獠狼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

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為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胡嶠陷虜記所謂黑

白黃貂鼠皮也。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順義王後，諸所請皆

酌給，獨不與鍋，哀告數次，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難得則貴重，久之日多日賤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

上貂易也。上貂皆產魚皮國。即窩稽諸部，以其服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歲至甯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

貢貂不與焉。甯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為常。而京師往往賤挹婁而貴索倫。平蓋以

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挹婁之耐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價四五錢。拔鎗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鎗毛。為帽，脊曰鑽草，臀曰坐草，腹曰拉草。

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外禦寒在貂上有為被者，若為褥則不拔鎗毛。鎗毛銳

黃黑色。

鹿皮麕皮，火石火絨，銕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額。

按會典，盛京將軍每年進鹿皮一百張，麕皮一百張，鎗桿三百根，叉桿一百根，楊木箭桿三千根，樺木箭桿二千根，樊木一百



根、火石一斗、鞭桿八百根、鏈草五百斤、紅根草五十斤、火絨三斤、歲以爲常。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

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幫實，體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罰馬一。本朝天聰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惟大海庫爾纏等仍得稱榜式。池北偶談云：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大學士亦稱榜式。如

范文肅公甫、文毅公是也。**大海榜式**。大海所譯，有刑部會典、案書三略、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輯、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立字母十二名曰十二兀柱頭。兀柱頭所載與漢

人反切相類。左司筆記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墨爲不黑，空爲溫通之類。漢人呼筆爲不律，出之爾雅。今北方呼筆爲不至，國語以筆爲廢。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

以兩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殿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波撒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增

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一據也。按命史：完顏曼因契丹漢字，命谷神做遼漢字制，合本國語爲女真大字。又有女真小字，則滿洲之初，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大海更創之耳。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

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

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甯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甯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

心。如松甯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爲遼東名將。今鑲藍旗李氏。如李輝祖。李鈺。李林隆。皆其後人也。

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

奉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閒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膽力。巡撫王翱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爲。遂自刎。報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禎爲撰碑記。撫順境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皇上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諸堂子上。

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並王貝勒一人。依次備供齋戒。是日不祈禱。不祭。不理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漢堂官不隨往。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响。响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納當浙江田四畝零。金食貨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一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

種二十响。响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穀。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小米也。曰秫。

粳。粳也。用造酒。曰黍。大黃米也。作餈。亦可爲酒。曰稷。糜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飯。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穰麥。鈴鐘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

得。地二十响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穰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已巳庚午閒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甯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麕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猓獺狼皮打呼。皮長外。套也。惟貧者乃

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甯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鬪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特牲。或豬。或羊。或鵝。其費更甚。

甯古塔多業農賈。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

西關者四。土著皆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尊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羣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閒。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豬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甯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

貴。文人富則學爲賈。

陳敬尹、周長卿

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所謂掌櫃者也。

錢德維

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

師者胡子有李

召林、吳英人、王建侯、李口、彭口。

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甯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蔡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蓋旂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豬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強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

淨金。溫州人。秋筵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雪蒼。一名甯遠。曰既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閒。以逆黨爲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西廟東。吉陵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閒。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景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尙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席百北有鹿。大若橐駝。名康大罕。角可爲指決。糟若線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

唐開元中。新羅國與果下馬同質者也。

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

黑作帽。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為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閒熟。草本有葍若秋葵。莖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噉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為衣為裳。為履為襪。為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甯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

肅慎氏矢。以此為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正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常道鄉公景元

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于石季龍。四年方遣。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砮。歷代

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為鏃。北史勿吉傳。自沸溼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器有角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為

鏃與砮也。不知鏃與砮。又何以為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速頻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按哈刺八都魯傳。至元三十年。

世祖謂哈刺八都魯曰。乃爾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元速。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都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廣甯府。其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

蘆鹽斧砍之乃碎甯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祁奕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猶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即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釀分載酒男女各爲羣爭采食之明日又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孫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若蘋婆果桃李棗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往時絕少今李召林學種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葶薺澱子中

平地爲澱子

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

外尙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蘑菇籬落閒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予曰余甯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甯古塔也及予省覲東行乃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又甯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祁家馬槽下者爲第一矣

祁家者祁奕喜妾所居也

護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鼠人參護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

屬從東巡日錄作塔  
兒頭非或名和尚頭

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

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參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尚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節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閒。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買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唇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榦可爲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閒復生。品素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閒剝其皮。入汚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爲貴。金史所謂醬瓣是也。

按金史製服志。醬瓣樺者。謂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  
金人佩刀。皆以醬瓣樺爲鏑口。又北史。鉢室韋用樺皮蓋屋。

拉發北數十里。

特設樺皮廠。有章京。按會典。設採樺皮六品官一員。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樺皮。遂有市於



京師者矣。

按會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開一年取甯古塔樺皮九千斤。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

乃得到。

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記日約其里數者也。

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

土人謂之打野營。

露宿必傍山依樹。近水

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

坐而已。

每站設筆帖式一。

俗呼幫辦。

撥什庫一。

俗呼千總。

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

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

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

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

周胡峴記曰。遼上京西樓支。易中國人并汾閩蜀爲多。

奉天將

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

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贈。則又煮乳豬鴨雞以進。蓋是時

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迹詭祕。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

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尙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兼衙門行杖。每年十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青

爲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旣得。盡十一月卽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甯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籌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猪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隋文帝所謂常用兵意也。隋書勿吉傳。

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願謂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金志所謂鷗鷗聲者近是。猶

之漢人之歌舞。蓋以此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則已。沾唇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非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卽古之食單也。進特性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鱒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爲鱒。惟中土人或謂之爲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聚而鬪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蘭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渾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志亦云。一尾

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糟其首。歸獻于朝。同館王龜齡目爲魚頭公。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

在。鱒魚下。鱒魚大者三斤。小者若溲鱒。溲鱒。率重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凡魚

皆肥美。余去時於棉花街市一鱒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甯

古塔魚更佳。何市爲。及至果然。蓋甯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爲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

去甯古塔四十里。

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

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

金三百戶置長曰謀克。十謀克

置長曰猛安。

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爲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 柳邊紀略卷之四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甯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州隸上京臨潢府。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

異於用布時矣。

歷代銀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太祖立禁甚嚴。至正統元年。胡濙因浙東閩廣無漕。而會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廢矣。

然按金食貨志。章宗

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又宋崇甯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

甯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爲伍。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呼爲漢人。漢軍亦不以此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爲漢軍。直省人爲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竹亦、木里、闊、竹溫、渤海八種爲漢人。中國爲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瑛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甯縣。遼太祖陵在廣甯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金史

作塞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

痕誤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妻。呼爲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

而扮一持繖燈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干。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

張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二三月放鵝。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藥鹿。六七月於涼涼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

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按定旗分。

按會典。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澗坳。曰威詔河。曰河爾法氣。曰加色。曰葉炕厄嶺。曰沂激漲泥河。曰

正白旗圍獵山。曰沂激漲泥河。曰科羅河。曰復漲泥河。曰吉當阿河岸。曰蒙古谷。曰打起。曰朱扯滾。正紅鑲紅二旗圍獵山。曰覺羅打

陽阿。曰邊米牙呼。曰會肥一藍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呼潭。曰肥得里。曰都什黑。曰奔黑河。曰勒夫峯。曰色黑羅達馬納。曰會肥圍屯。

鑲白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木單焉泰。曰上澗峯。曰色勒五魯庫。曰江都庫峯。曰火把峯。曰渾濟你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

當阿河西岸。曰圍黑夸藍。曰一吞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書民烏力汗。曰馬打堪岡。曰色朱

稜。曰酸焉瓦色。

不拘平原山谷。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圍。或

日一合再合。

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馳山谷間。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爲分合。有斷續不

整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褶。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爲首。聖駕在大纛之前。按辮徐行。兩翼門簾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繞騎環山。旌旄焰野。狐兔麋鹿。散走圍中。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捕之。亭午就山陽張黃轡尙食。一日凡兩合

國。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

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

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竿。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

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其無爵宗室不祭。

凡致祭日期。初一日。皇上祭。初二日。禮親王府。初三日。鄭親王。

初四日。睿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郡王。初七日。豫郡王。初八日。額爾克楚赫。虎兒貝勒。初九日。羅羅渾貝勒。初十日。額勒渾貝勒。

十一日。饒餘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康親王。第二。顯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第六。簡親王。四年。

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第二。惠郡王。第三。慎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王。此定期內。若遇皇上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貝

子公等依次致祭。凡祭三竿之家。于定期內。各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應先祭之家

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親王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知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每年三月初

一日。俱立竿。皇上親往致祭。是日。圍博。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皇上行禮坐褥于堂子正殿內。前圓殿。一。上具禮服于正殿圓殿神

前行。一跪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公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

宮。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婦。以鈴繫臂後。搖之作聲。而手

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

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

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



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甯古塔燒酒曰湯子酒。

祁奕喜風俗記  
作滿洲燒酒。

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沾。惟黃酒多沾飲耳。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糠。鐙俗名蝦棚。以米糠和水。順手粘麻藉。

逆手粘則不可燃。

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

以三岐木爲架。鑿空其端。橫糠鐙於中。可進退。

或木牌。削木牌鑿

數眼于上。懸之梁下。用與架同。

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土人多用油鐙。

自昔器皿如盆盎椀盞之類。皆剝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犁。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犁而有架。車而無輪。轅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囪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爲摩呼郎。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

扈從東巡日錄作威弧。

獨木。銳首尾。古所謂剝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

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

今愛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其費不資。

可受十餘人。常責

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若飛。開

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

馬春夏皆放青秋冬

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秦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文曰甯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甯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

車。俗以伐木爲第一勞苦。

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山。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

可伐。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割十餘斧卽斷。他時則否。

一也。冰雪融。地皆翻漿。

泥淖也。

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犁布穀。不暇入山。

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雇倩人。閒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溼木。然入坑卽爇。夏秋則不乾不爇矣。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鋸板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綯。柞可爲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櫟。爲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蘇爲甯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

擯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甯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

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

庚午正月隣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

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尚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輿大獄殺人。流甯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閒。元昭亦以流往。衆欲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懼走。乃遠城逐焉。唾罵數元昭罪。隣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高六家。元昭手進飲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言訖。舉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闌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塔。旁像二龍。而各加劍于首。一象水波紋。

甯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甯古塔將軍安珠珊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

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甯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彖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彖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甯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溪阿媽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甯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刺而謳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闌、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甯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甯古塔放喀。喀當 巡邊之 作卡 路 謂也。至必

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甯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斬於市。年終彙報。

甯古塔自牛泉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甯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甯古塔無羊。觀書勿吉傳 多賸無羊。無騾。卽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船

廠甯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舊官甯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爲愛渾水手。船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爲幫兒。幫兒。幫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甯古塔時。尙未盡行也。

童子相戲。多剔鬚。麕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鳴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偃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

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

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在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

誥兼行秘書少監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彥潛 奉上大

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閣門使兼行太廟署令上騎

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幹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

澌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瀨水。挈隣

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焉蠢謀寇。亂者構爲匈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冑。手之所及。不無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鏖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麗出兵。侵曷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退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幹帶討訛。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閒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束弗吾界。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之。余其時。太祖攻取甯江州。王登先以戰。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幹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幹古魯。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

韓古魯濟水。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韓古魯軍引卻退。城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暨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邨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乘寬。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轉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韓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邪律瀉。□□戰於羨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邪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灤。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閣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接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墮塹。又作樓車。鞏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闚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閣母徇地天德。



雲內東勝甯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幹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幹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幹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衆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止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旣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拂衆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幹魯。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幹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引卻其。繼出進退以誘之。退。過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閒結陳。俄水。於河之東降四部族。迭刺部旣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閒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太祖聞遼。

主越在陰山。命幹魯暨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邪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于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閒。幹魯遣將分兵三路追襲。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  
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奔。王戒士卒曰。無馬出其。馬宵而。詔書所以招諭之。  
意遼主。獲以歸。使請降。輒名。使  
馳奏。王不能平。辨之執政。徇國戮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茂焉。自今或罹  
罪。罰餘釋勿論。藏之明府。有如。王領先鋒軍取馬邑。破敵於雁門。圍代州。克之。執其將。嗣本進降忻州。  
又降戍將耿守思等。太。



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無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鄜延。徇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葛絕池築甬。列衝棚。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甬。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甬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甬。於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戮之。鄜延復畔。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游兵千餘。踰溝來戰。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願謂王曰。力疾慶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冑。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與

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觀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幹魯光祿大夫迭刺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古迺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刺世襲謀克曰甯古符實祇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鷲勇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箠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祫配享太宗廟庭諡曰壯義又敕詞臣撰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難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冊王以忠貞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載旆疇若戎昭王惟世臣煊煊忠靈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屈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亡逋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睨之雪膚公之奏奚啻三捷宋旣畫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旣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鬪擊之而僵亦旣克汴趣師關陝貔貅裹糧金湯失險富平之役□□



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寶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峨。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遠而名劬。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 柳邊紀略卷之五

## 述懷五百字留別吳門諸同學

憶昔居安城。髮覆纔半額。舉止異常兒。父母爭憐惜。自謂守青緇。終身寄篇籍。薄有良田疇。東西免怵迫。孰知生不辰。風波蕩几席。悲哉我二人。家破投蠻貊。道遠八千里。水堅五六尺。關雲片片黃。塞草荒荒白。平生未出門。出門乃跼蹐。不復見中原。焉能得安宅。猶記送行時。舟泊姑蘇驛。大母慘不言。仲父相扶掖。宛轉就母懷。倉皇竟無策。牽衣哭一聲。寸寸肝腸磔。弟妹年更小。但聞語嘖嘖。我尙無所知。彼亦何足責。仲父養軍中。不作溝中瘠。車騎有香囊。仲郢無牙笏。春冬搦管書。秋夏彎弓射。覆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蹉跎八九年。仲父復易簣。故鄉未得歸。大母垂黃髮。極北望我父。血流雙眼赤。縱有斷鴻飛。奈此重關隔。可憐七尺軀。悵悵何所適。從茲事硯田。長作吳中客。愧乏濟川才。又非凌風翮。謬辱諸賢豪。謂可傾肝膈。班荆多贈縞。盤殮或實璧。借以供大母。庶幾慰日夕。而乃天不弔。大母溘焉沒。客路挽靈車。家山謀窆。窆。窆。窆。復踟蹰。甯忍聞沙磧。恐我父母知。老年傷踊躄。終念此大事。敢用私情格。所賴有季弟。晨昏強寬釋。同氣有三人。季不離親側。大母在堂時。仲亦關東役。嗟予獨何人。廿載情空劇。贖罪少黃金。鳴冤須肺石。

天子昨南巡。願以身代譎。鑾輿已垂問。鞭撻仍遭斥。自歎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緹縈。上書傳史冊。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幘。揮手別親朋。灑淚辭叔伯。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坤窄。

留別顧景范

少小畏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騎驢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即。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班荆道路閒。贈綺復推食。綢繆當未雨。勸誠防差忒。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臥龍。出則成羽翼。賓也何所知。終歲但愁疾。骨月且不保。安能更捫虱。具區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峯可種橘。他時入玉門。期君同築室。靈威迹匪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慎言扇上畫桃 慎言時正出塞

不信元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毫末辨。花自扇頭開。春色飛龍磧。芳名到蝸臺。莫愁霜露溼。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 姜日千 沈慎言 朱端士 爾登 招飲燕山客舍 時余將出塞門 卽席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腳走邊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乃不嫌我真。相逢客舍能相親。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雜坐班荆荆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

起恐被肘。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殷勤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秋風颯颯吹南陌。虎脊河邊冰幾尺。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薄涼。秋聲乾木葉。夜氣溼衣裳。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那堪燕市口。愁坐聽鳴壺。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甯知慘客顏。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直因溫清離鄉國。不是周流好轍環。安得回天君有力。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頗崢嶸。熊羆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輩勞生固其職。君亦安能早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邪溪水淺。綆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曉春日。早歸來山田。熟後漁舟出。草閣斜陽秔稻香。煙波細雨綸竿溼。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覲亦其常。我獨何偪仄。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豈曰哭窮途。踰蹬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羽箭逐莊頭。腰刀隨戍卒。渾脫取其溫。驚駘借其力。

冰霜不畏寒。崎嶇亦可出。縱復隔關山。凌風有羽翼。

豐潤縣逢高麗使者

豐潤城西曉色開。方袍一隊逐龍媒。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朝舊服來。

望首陽山

垂鞭信馬蹶。平沙入孤竹。孤竹傳者誰。二子伯與叔。讓國久無家。東海留芳躅。豈至采薇時。不食還鄉曲。而以首陽名。專號茲山麓。清風詎可攀。廟貌隨時俗。俎豆縱千秋。不飽他人粟。我來大道旁。日暮仍馳逐。安得拜衣冠。細摸殘碑讀。

次榆關

西風吹落木。斜日滿羣山。白板新官舍。黃榆舊漢關。前車行欲止。我馬去仍還。投宿知何處。柴門一水閒。

山海關

東海邊頭萬仞山。長城猶在白雲閒。烽煙不報中和殿。鎖鑰空傳第一關。大漠雪飛埋戰骨。南天雨過洗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閒。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軍縞過五花。草木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

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況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凜凜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風霜透巾幘。冰雪老容姿。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衛

一片平沙裏。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亦空名。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遺。莫若茲山好。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屢樓遇且難。況識蓬萊島。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一葦直可航。鞭石苦不早。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嘆息臨風前。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革。爲我語便便。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困其外。蹤迹猶依然。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大刀既已沒。指劉好李名空傳。指李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如松

小凌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瀾瀾。立馬飲長流。鳧鷗驚欲起。清徹鑿須眉。曲折游魴鯉。誰道若耶溪。煙波勝於此。

大凌河

小凌清且淺。大凌莽滔滔。輿梁尙未成。舟楫亦徒勞。不若策駑馬。聊試涉波濤。忠信吾所具。執轡何哀號。秋冬河正涸。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嶺萬里。戴土皆平衍。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削疑斧鑿工。畫敵丹青善。峯峯插煙霄。縹緲窮萬變。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雲氣倏有無。日色遞隱見。洞口失金牛。下有金潭側。鳴孤雁。上有胡嶠記頗詳。蔡珪詩亦羨。予特過其旁。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發源自東北。汨汨西南走。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

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聞道枸柳河。水豎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篙使橫索錢。安能落吾手。淺瀨褰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鼈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保障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經過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射鵰。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薦草齊。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醉。首蓿場空馬自嘶。郡縣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朔雪塞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蘆管一聲催過客。柳條三尺認邊門。亂山雪積人煙絕。老樹風回虎豹蹲。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裝逐塞翁。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鬚爲冰花白。顏因皴瘃紅。庭闈猶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尋常六角同。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本在河東北。前代羈縻三百年。累朝賜出黃金勒。中葉參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臂鷹走馬刷煙岡。酒醉徵歌瓦子堂。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舊亦亡。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奔走。予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鷹坊首。鷹坊本未入鷓班。只在長楊五柞閒。天潢一派從寵者。誰識王孫舊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經過每見漸漸麥。老死風塵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蹶行不止。歷盡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枝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轅摧與轂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烏可識。出門步行荆棘。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寒。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還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氈牆分乳酪。飢隨獵馬割麋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凌蒼煙。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留連。造物若無意。鬼斧胡爲穿。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密葉影交覆。疎花開欲然。箕倨赤雙腳。科頭手一編。人迹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管寧旣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爲來者傳。

捉人行

烏臘城頭鼓聲絕。烏臘城下征車發。藍旗堆裏曉捉人。縛向旂牆不得脫。君莫怪。從來醉尉不可撓。霸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頓轡驚馬奔。杖策車輪過。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衡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遠愁破。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罅。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莫漫數金陵。勃海亦其亞。

宿尼什哈站

水經元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穰鏡

以米穰粘麻楷  
然之名曰穰鏡

勞夢寐。麥飯慰飄零。明發騎鞍馬。

蕭蕭逐使星。時與屏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過混同。所歷已奇峭。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迹過。惟聞山鬼嘯。車驅苦險澁。換馬欲前導。霜曉偶一蹶。流血霑烏帽。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窮髮誰憐萬里身。蕭蕭盡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栝。路道窩稽有鬼神。日暮風生聞虎嘯。天寒積雪少人行。淒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極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谷口咆熊羆。松根竄貂鼠。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架木度層岡。歇鞍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自衛憑野燒。畏懼不敢語。俄頃雪滿衣。一一霑徒旅。沍寒手足僵。鞍塚從此數。釜鬲莫爲炊。調饑腹空鼓。凍餒雖切慮。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稽。烏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野火憑風力。孤羣仗馬嘶。窮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啼。

德林石

四臂圍德林。廿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鑄一何廣。變態極千端。寒光凌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洞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闌

我行一月餘。踏雪亦多薄。今朝過沙闌。羣山始玉琢。天時縱不同。地氣或非昨。僅乃隔一峯。胡爲異南朔。素影動乾坤。寒光射寥廓。白日慘無輝。北風淒更惡。頓轡狡兔驚。揚鞭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盡日逐平岡。吞氈亦可嚼。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甯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父母驟相逢。注視還相訝。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隣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日暮細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書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戲綵學老子。挽鬚愧小兒。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

歎息謂季弟爾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卿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王烈。江左風流舊伯仁。說到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清真。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觀今朝塞北來。知心漫許出羣才。老親未得歸三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相催。何當日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誓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慶。中原誰不重張綱。穰燈舊夢依青瑣。雪窖新詩滿卓囊。宣室他年君自到。謾將濁酒注醴床。

侍御頗縱于酒。

又

鐵面眞能裂白麻。避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瞻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醉時驚鴛篋。旃牆雪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

侍御善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  
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曾誇墨綬長。一自門栽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俎豆存遼海。萬里烟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短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煙午夢中。早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挹婁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  
浙人

南極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圍祇樹密。江到寺門深。雪白支公馬。沙黃長者金。冰崖仙梵響。土室雨花侵。學禮陪游從。聞香度碧岑。贊公甘放逐。惠遠愛招尋。茶碗忘天目。清談見道心。金篋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好。飄零盡室幾時歸。曾無梅蘂春前放。謾說葭灰夜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窰。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邀恩赦。絕域猶堪舞敝裘。茅屋桃符仍舊俗。瓦盆麥酒是新菑。歡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圍毳帳。猶自說蓬萊。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故園何處是。醉裏更啣杯。

甯古塔雜詩

石礮圍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虛幃。阿機欲受塵。馬閒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勢空齊曲。逍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黃龍舊府遙。

甯古塔唐時  
爲黑水府

家傳肅慎矢。

虎兒哈河濱時得  
楷矢人多寶之

人煖挹婁貂。殘雪埋松塔。

松子。部人  
呼爲塔

微風

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曾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迹殘碑少。荒城蔓草多。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燈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閒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佛像爲阿耨。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天

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闌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五雲樓在。金上京城。智井填銀甕。春耕響玉鈎。千年餘王氣。今日

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黑榆樹。官山紫樺皮。桃花水似錦。桃花、水。果名。香蓼菜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

春到遲。

八

土產參爲最。今時貢帝京。營州非舊種。上黨亦空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最佳者。曰紅根。人形品絕貴。聞說

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寧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稗子貧家少。

稗子在五穀上。

山兒

菜名。

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

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攔虎金眸疾。屠龍玉爪能。

攔虎、屠龍、皆鷹號。

海青如使得。萬里

會驚騰。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堡障。一半是王公。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莫因遷閩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闕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臘。

革履名。

地凍著麻衣。

貴人乃絮麻衣禦寒。

雪積扒犁出。

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犁。

燈殘獵馬歸。只

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几席少。偏愛酒杯深。風俗誇盧橘。人情厭海參。渾忘絕塞苦。醉裏卽狂吟。

十五

年少新豐客。翩翩亦自豪。圍碁羣賭墅。葉子日分曹。果下高麗馬。腰閒大食刀。可憐編卒伍。萬里駕風濤。

流人子弟盡

充愛渾水手。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驛幾重。沙邊鋤白草。雪裏試青龍。船名。魚海何時到。狼居自古封。誰云枯萬骨。王祭肯全

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皆程鄭。生涯半彥方。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羈縻國。西去絕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黑斤飛呀略。皆以船任載。以狗駕駛。披髮環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梓

地。不是信張燕。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鵬屋三春雪。糠燈萬里魂。琵琶談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稱藩雖漸廣。文字尙無憑。近塞能書木。

削木書之。名曰牌子。

臨江但結繩。

隨事大小。結繩于腰。

冠裳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愁

衣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相看獨有天邊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卓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獵火原頭燒。錯認龍燈挂碧空。

三

夜半邨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邊關少。幾隊口兒簇擁過。

四

翦紙爲燈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黃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銷金羅帕粉花香。蟒幅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